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狄公傳 第四十六回 金鑾殿兩臣爭奏 刑部府奸賊徇私

卻說狄公見懷義不肯招認，命人重打六□大板，當時威武一聲，拖了下去，頃刻間吆五喝六，將六□板打畢。可憐懷義雖是個僧人，自從到白馬寺以來，為武后朝親夕愛，住的高房大廈，吃的珍饈百味。與公主大臣一般，□數年來，皆是居移氣養移體的，哪裏受過這樣的苦惱大刑？此事之後，早是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，哼聲不止。狄公命人將他拖起，仍到公案跪下，喝道：「汝這狗頭，妄自尊大，哪裏將國法擺在心上，一味的奸盜邪淫，無惡不作。除了本院，誰還敢同你如此？！你究竟招與不招？不然本院便用大刑夾起。」此時懷義也是無法，忙道：「大人乃堂堂大臣，何故有意刻薄，苛責僧人？大人欲我招供不難，先將我敕賜白馬寺主持，這幾個字奏銷，那時再想我認供。你說我國無法紀，我看你也目無君上呢。皇上御封的僧人，擅敢用刑拷問，今日受汝擺佈，明日金殿上，再與汝談論！」狄公聽了此言，哪裏忍耐得住，大聲喝道：「汝這派胡言，前來嚇誰！可知本院執法無私，欲想依阿權貴，壞那國家的法紀，也非本院的秉性。汝既是御賜的主持，知法犯法，理合加等問罪。本院情願領受那擅專的罪名，定欲將汝拷問！」當時把驚堂拍了數下，命左右取夾棍伺候。馬榮、喬太知道狄公的性情，隨即連聲答應，撲咚一響，摔了下來。武三思連忙說道：「懷義之罪，固不可恕。且求大人寬恕一日，俟明日奏明聖上，再行拷問。」狄公怒道：「貴皇親也是朝廷命官，本院辦這案件，情真確實，尚有何賴！這禿僧膽敢挺撞大臣，種種不法，該當何罪！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，本院已將這萬歲牌供奉在上面，今日審問，正是為國家辦事。若有罪名，本院一人承任。」說著連連命人將他夾起。下面眾役，見狄公動了真怒，趕著上來數人，將懷義拉下，脫出僧鞋，將兩腿放入圓眼裏面，一聲吆喝，將繩索一收。只聽懷義喊叫連天，大叫沒命。狄公冷笑道：「你平時不知王法，令你受些苦楚，以後方不敢為非。」隨命再行收緊。下面又一聲威武，繩子一收，只聽懷義「哎喲」兩聲，昏了過去。眾差役趕著止刑，上來回報狄公，命人將他扶起，用火酸醋緩緩抽醒。眾人如法泡制，未有頓飯工夫，復聽懷義忽叫一聲：「痛煞我也！」方才醒轉過來。

狄公命人扶著懷義，在當堂兩邊走了數下，此時懷義已痛入骨髓，只是哼聲不止。狄公命人推跪在案前，喝道：「這刑具諒汝還可勉強挨受，若再不招，本院使用極刑了！」懷義聽了此言，不禁哭道：「求大人勿用刑，僧人情願招了。兩顆人頭，現在竹林下牆根底下。此人乃興隆庵兩個道婆，不知為何人殺死在寺前，致將兩顆首級，送在暗室外面。僧人昨夜開門，忽然一個人頭，滾入地窖，已是詫異萬分，誰知外面地窖，也有一個人頭。再命人提起一看，方知王道婆同庵中使用、的那個女子，因此叫喊起來。此乃實情，全無一句虛言，求大人再為探訪。僧人這苦刑，實受不下去了。」狄公道：「只要有了首級，便是實在的形跡。誰教你埋在下面。」當時命招房錄了口供，命他在上面畫押已畢，仍交巡捕看管，然後退堂。到了書房，向三思說道：「方才供認之事，非本院一人私行，貴皇親親目看見。明日早朝，請大人一同面聖。」武三思滿口應允，見他審問已畢，隨即告辭。

出了轅門，天色將晚，當時並不回府，直由後宰門，到了宮內。雖說天色夜晚，所幸那些太監，無不認得三思，每每的穿宮入內。這時到了武則天宮中，卻巧張昌宗為則天洗足，只聽則天問道：「你兩人自入宮中，你封為東宮，薛敖曹封為西宮如意君，每日無優無慮，在此快樂。可憐懷義是孤家的舊交，許多時日，未嘗親近。今日上朝，為狄仁傑奏他一本，說有進士王毓書，控告懷義將他媳婦騙入廟中，意在強行，死活存亡，不知如何。狄仁傑奏知寡人，委他親自入寺搜查。你看那個人的性情，甚是剛直，若去查出破綻，狄仁傑非別人所比，一點不看情面，此去惟恐他總要吃苦。孤家已命武三思前去報信，不知何故此時尚未回來。」

三思在外聽見，忙道：「姑母不必過慮，臣兒已回來了。」當時便將在山門前如何會過狄公，如何為他圍困在寺內，以及搜出暗室，李氏尋死，懷義帶回衙門，用刑拷問，前前後後的說了一遍。武則天聽畢，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懷義那種雪白如玉的皮肉，焉能受這重刑！如將他拷死，如何是好？狄仁傑又不比他人，明日早朝，定有一番辯論，令孤家如何處治？」武三思道：「現有計在此，王道婆被人殺死，此案未有凶手，懷義亦未認供，明日聖上說他二人各執一詞，難以定讞，著交刑部問訊。刑部大堂，乃是武承業管理，他是臣兒的兄弟，又是聖上的侄兒，豈有不偏護懷義之理？」張昌宗在旁奏道：「這老狄在朝中，終不是好，不但與我們作對，專與聖上怒言怒色。即如懷義這事，明知朝廷敕賜的地方，可恨他偏要尋出暗室。似此辦理，國體豈不有虧！陛下說是剛直，我等看他，明是瞧不起陛下，故意如此。若不將他革職退朝，我等諸人，何能久在宮內？陛下隆恩萬分親愛，奈他只是不容，豈不令陛下日後冷清，無人在宮中陪伴？」武則天道：「汝等所言，朕豈不知。只因狄仁傑乃先皇舊臣，平日又無過處，何能輕意革職。而且你我在朝，盡是私情，他辦的乃是公事，何能因私廢公。且待明日上朝，再行定奪。」

不說眾人在宮中私議，單言狄公當晚退堂後，隨至書房，寫了一道極長極細的表章，將懷義的惡跡，全敘在上面，預備早朝奏駕。燈下寫畢，次日五鼓，來至朝房，卻巧景陽鐘響，當時入朝，俯伏金階。山呼已畢，狄公出班奏道：「臣狄仁傑，昨日奉旨查辦白馬寺案件，所有惡跡，誅不勝誅，當時在暗室裏面，將王毓書媳婦搜出，該媳節烈可嘉，觸柱而死。山門前兩口屍骸，也是懷義所殺，首級被他埋藏在地窖裏面。此兩案皆臣與武三思二人，親目所睹，又有淨慧僧人為證。似此奸僧，顯違王法，動以敕賜的住持特為護符，將天理公法全行不懼，豈不有壞國體，有污佛地，百姓遭其奸害。臣於昨日回轅之時，升堂訊問，膽敢惡言挺撞，有辱大臣。此時因他不吐實情，以故將他重打六□大板。此雖臣擅責御僧，卻是為國體之故，依法處治。強逼一婦，殺害兩人，又是御賜的僧人，知法犯法，理合凌遲處死。今特奏明聖上，請旨發落。」

武后聽畢，將他奏摺細看了一遍，乃道：「卿家所奏，固是實情合理將他問罪。但問原奏，懷義雖將人頭掩埋，並非是他所殺。這事恐尚有別情，何能逐行定讞。」武三思也出班奏道：「昨日臣在狄仁傑衙門，也恐此事另有別故，只因狄仁傑立意獨行，他乃奉旨的大臣，故不敢過問。但恐懷義為仇家所害。」狄仁傑聽了此言，忙道：「姑作這兩人非他所殺，人頭何以在地窖裏面？白馬寺清淨地方，何故造這地窖暗室？顯見平日無惡不作。即以王毓書媳婦而論，這事乃武大人親目所睹。強逼良家婦女，須當何罪？而況此婦人盡節而死，就此而言，也該斬首，豈得因他所供不清，便爾寬恕？於國體何在，於法律又何在！從來國家大患，皆汝等這班黨類，估惡欺君，送至釀成大禍，今日不將懷義斬首，恐王家莊那許多百姓，激成大變。臣實擔優不起，且請陛下三思。」

武三思直不開口，等他言畢，乃言道：「狄大人，你雖痛恨這懷義，在我看來，說他騙困李氏有之，若說強逼她，又未嘗成奸，那李氏自己觸柱而死，於懷義何涉？」狄公聽了此言，愈加怒道：「汝這欺君附惡的狗頭，李氏不為他強逼，為何自己尋死？她死正為懷義囉嗚，此事不依例論斬，且請聖上，將國法注銷，免得徒有虛文。罪輕者無辜受殺，罪重者反逃法外，何能令百姓心服！」武則天見他兩人爭辯不已，乃道：「此案情重大之事，兩人各持一見，一人疑難偏信，且將懷義發交刑部審問。問實口供，再行論罪。」狄公還要再奏，武則天早卷簾退朝。

狄公悶悶不已，出了朝堂，高聲罵道：「武三思，汝這狗頭，護庇奸僧，如此妄奏！你仗武承業是你兄弟，將此案駁輕，可知法律俱在，那怕你有心袒護，本院也要在金殿申奏！」武三思只是淡笑不言，各自回去。狄公到了轅門，早有刑部差役，前來提人。當時狄公又大罵不止，只得命巡捕將懷義交出，一人進了書房。心下暗想：「不將武承業這狗頭痛辱一番；也不能將懷義除去。今日武承業必不訊問。準是將他送入宮中，哭訴武后，若不如此如此，何以除這班奸黨！」

卻巧王毓書來轅探信，聽說懷義為武承業要去，不禁大哭不止，說此血海冤仇，不能報復了。當時便在堂痛不欲生，恨不能立刻尋個自盡。狄公在裏面聽見，命馬榮如此這般對王毓書說了，叫他趕快回去。馬榮依命，出來將王毓書拉在旁，將方才的話說了一遍，毓書自是感激不盡，遵命而去。這裏狄公換了便服，帶了馬榮、喬太，以及親身的差役，來至刑部衙門左近，等候動靜。約至午後，忽然一乘大轎，由衙門抬出，如飛似的向東而去。馬榮遠遠看見，趕著上前喊道：「汝這轎內抬的何人？也不是上殺場去

的，這樣飛跑，將我肩頭碰傷，如何說法？」那人認不得馬榮，大聲罵道：「你這廝也沒有神魂，訪訪再來胡纏。俺們在刑部當差，抬的是皇親國戚，莫說未曾碰你，便將你這廝打死，看有誰出頭，敢說個鬧字！？你這廝敢來阻擋，這轎內乃是武皇親的夫人，現在武后召見，立刻進宮，若得誤了時候，你這狗頭莫想牢固。爺爺今日積德，不與你作對，為我趕快滾去吧。」馬榮聽了此言，心下實佩服狄公，當時怒道：「你這廝用大話嚇誰，我也不是沒來歷的。你說抬的武皇親的夫人，我還說你是抬的欽犯呢！莫要走，現在巡撫衙門，來了許多百姓，鬧得不得了，說武承業賣法，將懷義放走。我們大人還說不信，特地命我前來探信，究竟刑部可曾審訊。哪知你們通同作弊，竟將懷義抬走。我等且看一看，若果是他的夫人，情甘任罪，若是懷義，此乃重大的欽犯，為何將他釋放？且帶將撫院，請狄大人定奪。」說著走了上來便掀轎簾。

那轎夫聽了此言，嚇得魂不附體，趕緊前來阻止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